

有情之人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所至也。

牡丹亭外传



華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牡丹亭外传

郑国茂 刘佑平◎著



華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牡丹亭外传/郑国茂, 刘佑平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2. 2

ISBN 978-7-5075-3642-3

I. ①牡… II. ①郑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05556 号

书名: 牡丹亭外传

作 者: 郑国茂 刘佑平

责任编辑: 吴素莲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.com.cn>

投稿邮箱: wusulian567@yahoo.com.cn

电 话: 总编室 010-58336239 发行部 010-58336270 责编 010-58336252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17.5

字 数: 34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3642-3
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 1

浙江省西南部，山川秀美，河流纵横，林海氤氲。远处的仙霞山，高插云端，雾岚缥缈；近处矮山延绵，波峰起伏，茶树遍布山腰。山下一条河流顺着山基蜿蜒远去，宛如抖散一匹绿绸。

一条青石小径穿过田园，自远方探进矮山，爬上山脊后，甩下山脚，过了小河上一座窄窄的小石桥后，再伸向远方的田畴与村镇。

然而，此等美景，时下都被黑漆漆的夜掩盖了。滂沱的大雨使山道变得泥泞难行，倏然间，一道接一道的闪电劈开暗夜，漫天拉开的雨帘被撕裂着，大雨中，一个年轻女子沿着泥泞小道奔跑上山。闪电再次撕裂夜空的时候，年轻女子已经爬上山脊，她筋疲力尽，气喘吁吁，一步三滑，跌坐在泥泞中，再也爬不起来。

年轻女子身后山下，追逐的人已经距离年轻女子不足半里路了。年轻女子一咬牙，在闪电中艰难地挺起身，从青石山径岔向左侧一处悬崖走去。

悬崖下，河流在这里拐了一个弯，形成一口深潭，深潭在闪电映照下，黑黝黝的深不见底。追逐上来的人已经张牙舞爪地慢慢向年轻女子逼近。

电闪雷鸣中，映出一张惊慌无助的脸。年轻女子仰起头，任由瓢泼的大雨冲刷着苍白清秀的脸庞，她歇斯底里地冲天喊着：“天啊，你不公不正枉为天啊！小女子冯小青纵使变作鬼魂，也要找那恶霸讨个公理，啊呜呜——”从心底里喷发出的哭喊声凄厉而悲怆，循着风声雨声飘散。伴随着惨烈的哭喊声，年轻女子腾空跃起，飘然坠落，消失在了天地之间。

上天发怒了一道惨白的闪电狠狠地刷白了整个夜空。前来追捕的人，都看到了眼前的情景，一个个目瞪口呆。忽地，一声炸雷，惊天动地，令人毛骨悚然，深潭边的一兜古樟应声被拦腰劈断，天被燃着了般绯红，紧追着年轻女子不放的人无不吓得屁滚尿流，嘴里唧里哇啦乱喊乱叫着，连滚带爬朝来路奔下山去。

黑暗重新笼罩了大地……

天亮了，暴雨过后的清晨，青山绿树都充满了生机。青石小径上，一匹青驴欢快地小跑着，骑驴的人四十七八岁年纪，五官端正，神清气爽，胡须修整得体，身体略微发福。这时候，他对一路小跑着的家仆二和说：“真真是好雨知时节！二和，昨夜里这场雨可下得太及时了，日久的旱情大可以得到缓解了。”

二和看一眼主人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老爷，若按你那急性子脾气，昨夜儿就要急着赶回衙门，不淋成个落汤鸡才怪呢？”

主子叹了口气：“久旱不雨，庄稼枯萎，行将颗粒无收，眼看着即将生灵涂炭，身为遂昌一县之长，我能不心急吗？”

二和说：“老爷来遂昌做县令仁政惠民，为地方百姓做的好事多如牛毛。建‘相圃书院’，建‘尊经阁’，修射堂，亲自授课，一起习射，每年春天二三月，备花酒、带春鞭，下乡劝农……为了遂昌，老爷废寝忘食，难道就不能让自己放松一个晚上吗？亏了小的想个歪主意才把你留在客栈里。”

主子坦然地笑笑：“你小子玩那点儿花花肠子就以为骗得了我吗？哈哈，要不是在客栈里听人说起唐家寨老屋半夜有女鬼哭泣的怪事，想顺道去看看，哼，哪怕天下刀子，我也会赶回去的。”

“唐家寨闹鬼的事，老爷你也信？那是人家扯白话的哩！”

“凡事有因才有果，等会路过唐家寨，去看看总也无妨。”

主仆二人过了矮山下的石桥，走了一小段路后就要爬山，二和把主子扶下青驴，示意主子步行走前，自己牵着青驴紧紧跟随其后，二人顺着青石小径爬上了山时，都已经气喘吁吁。主子踏上一块红色丹霞石，回转身子，凝眉望着山下刚被抛到脑后的田畴和村镇。

二和说：“老爷，打一清早爬起床来就赶路，小的的尿泡都快憋爆了，你先歇息一会儿，我去撒泡尿。”

主人嗤笑：“懒人尿尿多。走远些去方便，别玷污了这儿的新鲜空气。”

二和一边把驴子拴在一块石头上，一边笑着说：“老爷，天下唯一公平的事儿就是皇帝和太监都要拉屎屙尿，那味儿都是一样的，嘻嘻，酸——”

主人佯装愠怒：“放肆！人之排泄总也须讲个文明道德吧！”

二和把舌头吐得老长，四处看了看后，就弯腰低头，跑进青石小径侧悬崖一边方便。不大一会儿，二和惊恐的喊声就从悬崖边传过来：“老爷，不好啦，这儿有有有——”他手提着裤头，从矮灌木丛中跑出来，满脸充满恐怖之色。

“大白天你是碰上鬼了吗？”

二和一边用颤抖着的手扎紧裤头，一边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老爷，那、那边崖下水潭边儿有……有个死人，死人！”

主子跟着二和用手扒开茅草，越过矮矮的灌木，走到悬崖边，低头往下看，就发现悬崖下河湾子形成的深潭边有一副身子，披散开的长发和似露非露的酥胸，显示出那是个女人。主仆二人手脚并用，小心翼翼地踩着之字步下到潭底。主子蹲下身子用手撩开女子脸上的头发，一张漂亮的脸蛋呈现在眼前。

“老爷，她好漂亮哩。”二和赞叹地说，伸出粗大的巴掌去抚摸年轻女子惨白的脸庞。

“休得无理！”主子呵斥，自己伸出右手用食指在小女子鼻子下探了探，顿时惊喜溢满方正的面庞，“还有气儿，二和，快把她救上来，快！”

二和赶紧溜下水，把小女子先弄上岸沿，然后在主子的帮衬下，艰难地攀上崖头。主子脱下身上的长衫子，平铺在草地上，主仆二人非常小心地把小女子平放在长衫上。

主子探探年轻女子的脉搏，吩咐道：“二和，去把我的行头拿来。”

二和走到青石小径边，把搭在青驴脊背上的一个包袱取了过来，交给主子。主子把包袱打开，取出一个黄色小布包展开，黄布里面包着银针。他轻手轻脚地在年轻女子额部、耳郭、手腕等处的水沟、井穴、内关等穴位上扎了几根银针。

二和一双贪婪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女子半露的酥胸。主子白了二和一眼，不屑地摇了摇头，把年轻女子胸前的衣襟拉上了一些。二和吐了吐舌头，讪讪地把头抬了抬。

不一会儿，小女子眉毛抖动了一下，二和高兴地说：“老爷，她回过气了。”

主子脸上也露出笑容，用手轻轻地将扎在井穴处的银针拧了拧，年轻女子立即发出了轻微的“啊呀”之声，随之慢慢地睁开了眼睛，见两个陌生的男子在冲着她笑，惊恐得抬起身子，挣扎着就要起身。

汤显祖说：“小姐，你切莫乱动，我正在给你扎银针。”

二和说：“小姐，我家老爷是在救你命哩。”

年轻女子闻言，眼泪流出来了：“先生，你们是人还是鬼？”

二和说：“小姐，大白天哪来的鬼啰！”

“浩浩世界，朗朗乾坤，岂容妖魔鬼怪肆行呢！”主子说，“只是，小姐为何跌落在这荒山野岭的深潭里，倒是令人费解。”

年轻女子哭出声来：“先生，你这不是在救我，而是在害我呀！你们走吧。”她挣扎着起身，又要扑向深潭。

主子慌忙一把抱住年轻女子：“小姐，你如此说，一定冤情深重，无处可伸，对不？”

年轻女子敏感地挣脱，坐地放声恸哭：“先生明察，小女子冯小青有天大的冤情呵！”

“小姐姓冯。”二和似是自语，似是发问。“你知道我家老爷是谁吗？他就是遂昌县的县太爷汤显祖。连日里在民间微服私访，昨夜因雨耽搁，今早起从这里过，没料想遇见了你。算是有缘分，你碰上救星了。”

冯小青曾经听说过遂昌县令汤显祖亲登钟楼敲钟以促耕读、亲率乡勇打虎以除虎患、德刑兼施以感化囚徒等不少为民执政的故事，知道汤显祖是个有口皆碑的好官，于是俯身便拜：“汤大人，民女冯小青有冤要伸呀。”

汤显祖把冯小青扶了起来：“小姐，别乱动，你身上还扎有银针哩。”

汤显祖说着说着就娴熟地把冯小青身上几根银针轻轻拔了下来。

忽然，一阵吵嚷之声从山下传了过来。冯小青脸陡地一变，惊慌地说：“汤

牡丹亭 外传

大人，唐家寨的人怕是来打捞小女子的尸身了！”

二和急忙穿过树林子去打望。

汤显祖没领会冯小青的意思，问道：“打捞你的尸身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冯小青急急地说：“汤大人有所不知，昨天夜里唐家寨人追赶小女子，把小女子逼上悬崖，小女子不堪被捉回去后受辱，便从这崖顶上纵身一跳，没料落进了悬崖下的深潭里没摔死。小女子命苦，就想一死了之，老天竟然也不给我这个机会！呜呜呜——”

冯小青一边倾诉一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。

几人所处的位置正是半山腰。汤显祖抬起头来看看那没人晨雾中的崖顶，又低头看了看深不可测的崖底深潭，满脸愤懑之色：“逼人入绝境，这分明是强盗恶霸行径嘛！”

冯小青仍然嘤嘤哭泣着说：“他们比强盗还凶残呀！”

山下喊嚷之声更迫近了。

二和匆匆走了过来，手指着与主仆二人来路相反的山下说：“老爷，山下有十几个手里都抄着家伙的人，气势汹汹地往这边过来了。”

冯小青忧心如焚：“汤大人，唐家寨这帮人心忒凶残，小女子不想连累无辜，你们还是走吧。小女子在劫难逃，权当再死一回也便是了。”

说完，冯小青再次扑向悬崖下的深潭。

汤显祖一把拉住冯小青说：“小姐切不可作践自己！有我在，你放心便是。”转而对二和说：“你从包裹里取身干净衣服给小姐换上，等我回衙门后再与唐家寨人算账！”

二和说：“老爷，包里没有女装呵。”

汤显祖说：“蠢家伙，我要的是男装。”

二和说：“老爷是要将冯小姐女扮男装？”

汤显祖说：“冯小姐扮个书童不正好吗！”

二和恍然大悟，说：“老爷说的是。”

二和手脚麻利地取回一套衣服给冯小青。冯小青脸一红，扭扭怩怩地磨蹭着不肯接过衣服。二和心急火燎地催促：“哎，冯小姐，你还犹豫什么？你快点呀，那帮人很快就会上来啦。”

“老爷，你，你们把身子扭过去呀。”冯小青从二和手里接过衣服，羞红了脸，瞥一眼两个大男人后就低下了头。汤显祖一笑，率先扭转身子以背对着冯小青，对二和说：“二和，还愣看着干吗？快扭过身去。”

二和扭过身，说：“小姐，你动作得快点呀。”

汤显祖说：“冯小姐，你且不要慌乱，从山下到山上还有段路哩。”

冯小青挪动了几步，蹲到并不茂密的灌木丛后面脱衣解带。一件件女衣被扔

到一旁。

脚步声越来越近了。

汤显祖背着身子催促：“冯小姐，你快点儿，那帮家伙过来了。”

冯小青说：“请大人转过身来。”

汤显祖主仆二人转过身，一个面如薄粉、五官标致、身段灵活的小书童正怯怯地看着他俩，笼罩在她脸上的忧伤虽说没有完全消失，但是已经精神了许多。

汤显祖禁不住脱口赞道：“好一个标致的小书童！”

冯小青抿着嘴嫣然一笑：“谢大人夸奖，小女子……”

汤显祖打断冯小青的话：“记住了，你是个小书童，还说小女子，不是自个儿露了馅吗？”

二和帮腔：“记住，开口闭口都要说小的。”

纷乱的脚步声和喧嚷声已经拢到近处。

汤显祖吩咐：“二和，牵驴动身。”

冯小青迅速地把散落在地上的女衣卷成一个包儿，跟着二人离开悬崖走到青石小径边，把包儿塞进青驴身上的布袋里。

汤显祖骑上青驴，二和手牵着驴缰绳走在前面，冯小青紧随其后，三人动身前行，走出不到半里，就与赶过来的一帮人迎面相逢了。一帮人拉开架势把三人团团围住了，数双眼睛不约而同地审视着，满怀狐疑地急问：“喂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汤显祖端坐在青驴上，用右手三个指头从容地捋着下巴上两寸长的胡须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过路的。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我们赶我们的路，关你们什么屁事！”

明眼人一看汤显祖眉宇间透出来的气势，就知道不是个等闲之辈，一帮人被镇住了。一个满脸胡须，面庞清瘦，颧骨突出的中年汉子站出来双手一拱，行个礼后问道：“请问先生，几位可是从山上下来？”

汤显祖说：“你这不是废话吗？我们难道还会是从天上掉下来？”

中年汉子又问：“大人沿途是否见到一个年轻女子？”

汤显祖说：“年轻女子？似这等荒山野岭，一个年轻女子如果不吃癫米，怎么会独自来这种鬼地方？啊啊，你们兴师动众地上山来，难道就是为了寻找一个犯了神经病的小女子？”

人群中有一人答道：“说话休得无礼，他是我们唐家寨的张大管家。我们寨里的小贱人私下逃奔，昨夜儿逃到这山上来了，我们是奉我家老爷之命前来寻找的。”

被称做张大管家的中年汉子倒背着双手，踱到冯小青面前，眯细着眼睛弓着身子近瞧冯小青。冯小青连忙把头低下。汤显祖向二和使了个眼色，二和便在驴屁股上暗暗拧了一把，青驴疼得“呾呾——”地尖叫起来，后蹄一扬，正踢中

牡丹亭 外传

张大管家胯下，疼得管家龇牙咧嘴地尖喊“哎哟”，双手捧着尿泡弓着身子远远地离开了冯小青。

“给他们让路！”张管家痛得蹲在地上恼怒地命令道。

一帮人应声让开一条路。

汤显祖将手中的纸扇举了举：“诸位，后会有期！”

张大管家眼看着小青驴驮着汤显祖一颠一颠地远去了，才回过神来吼叫：“给老子仔细地搜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！”

汤显祖临时取消了顺路去唐家寨探秘的计划，带着二和与冯小青紧赶疾行。三人来到遂昌县城楼下时，天早已黑了，城门也早已经关了，只见城头上那一盏高高地悬挂着的风灯，在夜风吹拂下晃晃悠悠。

汤显祖说：“紧赶慢赶，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”

二和说：“待小的去喊开城门便是，县令大人回来了，谁还敢不开门。”

汤显祖断喝：“不可！城门何时关何时开，自有制度约束，不是非常紧急的情况，不得擅自乱来。我身为县令，事无巨细都当以身作则，岂能随便违反。”

二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老爷，山高皇帝远，你就是这地方的土皇帝……”

汤显祖生气地打断二和的话：“神灵在天，凡事须自律。二和，你再胡言，小心掌嘴！”

二和头一缩，不敢再作声。骑在青驴上的冯小青“扑哧”笑出了声。

二和恼羞成怒：“你笑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早就回到衙门了。”

冯小青赶紧赔不是：“二和哥，我不是笑你，是笑汤大人他——”

“笑我？”汤显祖感到奇怪。

二和往汤显祖脸上一看，也不由笑了。原来，汤显祖怜香惜玉，途中把青驴让给了冯小青。平日出门，近路坐轿，远途骑驴，少有步行，今天长途跋涉，一路赶来，早已汗流浹背，再加上灰尘扑面，就弄成了一个大花脸。

冯小青笑过了，叫二和过来把她扶下驴子，掏出一块丝手绢递给汤显祖，说道：“大人，擦把脸吧，都成大花脸儿了。”

汤显祖愣了一愣，用手往脸上一擦，满手乌黑，笑笑说：“不擦正好，待会儿我还要去办件事，也就用不着化粧了。我们今晚权且就在城外找个客栈住下。”

三人沿着城外护城河朝一个村庄走去。

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，汤显祖回身打看，朦胧中，两骑快马在遂昌城门吊桥外停了下来，骑马人在汤显祖他们方才停留过的地方下了马。

“唉，晚了一步，城门还是关了。”一个洪亮的男中音说。

另一人下马后从男中音手里接过缰绳，两只手各牵着一匹马：“老爷，你若不管路边闲事，便也不会误了时辰。”说话人想来是个家仆。

“胡说八道！想我邱某人虽是读书人，但是侠肝义胆还是有的。路见不平，

拔刀相助嘛！你小子不知道，我那兄弟汤显祖，若是遇见不平之事，哈哈，比我还爱打抱不平哩。”

“哈哈！”汤显祖远远地听出男中音原来是故人，放声大笑起来，大叫了一声“邱兄”，就迈开步子跑向男中音，边说着：“此等地方，意外相逢，如同心有灵犀，共赴城下之盟般，有趣！有趣！”顷刻就到了男中音面前，“邱兄别来无恙！汤某有失远迎了。”

被称做邱兄的一把抱住汤显祖，乐道：“这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。哈哈，汤兄，我不远千里赶来与你相聚，没想到竟然会在你的地盘上吃闭门羹，这且罢了，你堂堂遂昌县令，竟然也如此狼狈地出现在自己的城墙脚下，这就奇了怪了。”

“我外出归来，也是刚到这里，见城门关了，正准备到那边找个客栈歇息。”汤显祖说。

“哈哈，遂昌父母官被拒之于遂昌城门外歇息，有趣，有趣。”男中音兴奋得手舞足蹈。紧随着汤显祖后面的二和与冯小青跟了过来，他眼睛定定地瞄着相貌出众的冯小青：“哎，汤兄，你什么时候寻了个这么标致的小书童？相貌清秀得煞像个女娃儿哩。”

汤显祖煞有介事地对冯小青说：“邱兄大名叫邱乐天，是我的故乡临川有名的大才子，天生一副侠义心肠。真人面前不扮假，小青，你还是露出你的庐山真面目吧。”

冯小青笑吟吟地上前道了个万福，一个转身，摘去头上帽巾，一头乌亮的长发散开，露出一张秀美撩人的面庞：“小女子冯小青失礼了，给邱先生请安。”

邱乐天一双眼睛都直了：“汤兄，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说来话长，待会我与你慢慢说来。”汤显祖说，转而对二和交代，“二和，你先领小青他们去那边寻家客栈住下，我与邱先生要去办件要紧的事，天亮前我们便赶回来。”

二和不放心地问：“老爷，这么晚了，要去哪里？我还是随你去吧。”

冯小青说：“汤大人要去唐家寨吧？那可是个危险地方呀！”

汤显祖听冯小青一语破的，竖起大拇指说：“小青聪慧过人！不过，那唐家寨纵然是龙潭虎穴，今天我与邱先生也非得去闯他一闯不可！”

邱乐天仍然笑菩萨般：“小青姑娘你有所不知，汤大人虽然是个文质彬彬之人，可他除了熟读史书典籍诸子百家外，还通天文、地理、医药、武功，就凭他手上的一把折扇，十七八个人也别想靠拢他的身边。”

“瞎说，你邱乐天才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侠义之士。”汤显祖笑着说，“我们走吧。”

汤显祖与邱乐天牵过各一匹马。两人飞身上马，急奔唐家寨而去。

远处夜幕下的唐家寨，寨墙高筑，森严壁垒。寨子后面的后山是坟岗，坟丘

牡丹亭 外传

座座，一块块年代久远的墓碑显得狰狞恐怖。夜色中，隐隐可见唐家家丁挑着灯笼手持刀枪棍棒来回走动巡视。

汤显祖和邱乐天在离开寨子两里许的一个松树林子里下了马，把马拴在树上，换上了一身夜行衣。

汤显祖小声地对邱乐天说：“邱兄，据冯小青介绍，寨主唐员外是地方上的恶霸，是劣豪之首户。”

邱乐天说：“这老贼的势力听说是蛮大的。”

汤显祖说：“唐家老屋就在寨子里魁星楼后面，我们走吧！”

邱乐天点了点头，两人暗运轻功，半盏灯工夫就到了唐家寨的寨墙脚下，两人一个蜻蜓点水，敏捷地跃上了寨墙，顺着寨墙飞檐走壁，到了唐家大院，飞身又跃上了屋脊，两人在瓦背屋脊上行走如飞，悄悄地到了正屋厅堂。汤显祖轻轻揭开两片屋瓦，就看见了厅堂里明亮的灯光。灯光下，须发飘拂的唐员外正在训斥以张管家为首的家仆们。

“你们这帮没用的家伙，竟连个小贱人都抓不回来，老子非把你们的脚筋一根根挑断不可！”

管家战战兢兢地说：“老爷，昨夜儿小的是亲眼看见冯小青从崖上跳下去的。”

唐员外气呼呼地说：“那人呢？怎么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！”

张管家心虚胆怯，声音低沉地说：“老爷，山上水里，小的领着人都搜寻遍了，就是没见着那小贱人的牛头马面。”

唐员外厉声说：“难道这个小贱人羽化为仙了？这可能吗？说说，你们发现过什么可疑之事？”

一家丁说：“老爷，大管家领我们到山上时，我们遇见过一个游学先生领着一个家仆和一个书童下山，除此之外再没见过他人。”

唐员外来回地踱着步，厉声问：“你们仔细瞧了那家仆和书童吗？”

张管家说：“回老爷话，小的仔仔细细地瞧过了，都是男人。”

“这不对头呀！”唐员外手捋胡须凝眉思忖着，越想越觉得可疑，说道：“游学先生应该只带家仆出门才对，只有赶考的贡生才带书童。那个游学先生有多大年纪？”

张管家说：“四十出头五十不到吧，一口青须，相貌堂正。”

唐员外又问：“那仆人与书童多大年纪？”

张管家如实回答：“家仆三十来岁，五大三粗，书童年纪很轻，眉清目秀。”

唐员外双手一击：“这就对了！”

张管家惊问：“老爷，什么对了？”

唐员外忽地扬起手，愤怒地抽了管家一巴掌：“你个混账东西！游学先生也

好，赶考的贡生也罢，哪有既带了家仆又带书童的？那个眉清目秀的小书童必定是小贱人装扮的。如此看来，那个游学先生早已把小贱人带进县城里去了。明儿你们一大早跟着老子赶到县城去寻人，今夜里在老屋那边多放几个哨，要再出事，小心老子扒了你们的皮。”

张管家与众家丁齐声说：“小的遵命。”

屋脊上，汤显祖对邱乐天招了一下手，两人起身轻踩瓦背越过屋脊，沿着厢房和回廊往后院奔去。

经过唐家大院的魁星楼，就是一个偌大的后花园，越过围墙后便是唐家老屋。老屋自成一体，又与大院若即若离。汤显祖和邱乐天潜行到老屋屋檐下，老屋院子里里外外尽收眼底：院中一只八卦炉，炉火熊熊，青烟袅袅，一个道长打坐在炉口，口里念念有词，不时地打着手势。一个小道士随着道长的手势，不时地往炉里添加着东西。屋里的木柱上，有五个被捆绑着手脚的年轻女人，女人们只在胸前系着个窄得显山露水的红肚兜，一个个或双眉紧蹙，或哭哭啼啼，或面如死灰。

有两恶妇在旁监视着，厉声骂道：“哭死！”

汤显祖悄声对邱乐天说：“说闹鬼原来是这么回事。”

唐员外在张管家的陪同下，打开了大院与老屋之间的门锁走了进来，对道长恭敬地说：“道长，老朽前来打扰你了。”

道长抬了抬眼皮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什么事？说吧。”

唐员外附在道长耳边轻声地说：“道长指名要的那个小女子已被人救走了，估摸着是被带到了县城。”

道长说：“什么？那女子被人救走了？坏了坏了，贫道为你炼这长生不老仙丹，还差三天便炼足了七七四十九天，算来已经用了十七个小女子的初潮经血，就差这个小女子的初潮经血便可大功告成了。”

唐员外两眼放光：“请问道长，可否另找其他女子替代？”

道长说：“不可。据贫道照八卦预测按四柱推算，那小女子是九天王母身边的侍女下凡，非得她的经血炼丹，员外爷你服了方能得道成仙。”

唐员外自作聪明地说：“道长之言老朽懂得，老朽听说当年嘉靖皇帝服了仙丹之所以没长生不老，就是没有得到真神仙气。”

道长说：“唐员外明鉴。”

唐员外神经兴奋，面泛红光：“道长，明儿俗人便亲自去县衙找新上任的汤大人，要他派衙役帮我把那小贱人找回来，纵使掘地三尺也要找到。”

道长说：“贫道祝愿员外爷心想事成，早日得道成仙。”

唐员外说：“道长连日来辛苦了，屋里那几个女人是老朽特地给道长找来的，就供道长慢慢消受吧。”

牡丹亭 外传

道长淫笑：“贫道出家修道，与他人不同之处，就是需多多采阴补阳，不断增添真气，方得神通广大。贫道谢过员外爷体察吾情，抚慰吾心，嘻嘻。”

倒挂在屋檐下的汤显祖闻言大怒，随手揭一片瓦朝着道长掷了过去。只听一声“哎哟！”道长仰天倒在地上。邱乐天也跟着随手揭一片瓦朝唐员外掷去，唐员外倏地一矮身，头上的帽子随之飞落。

“快捉刺客！”唐员外大声喊叫。

先是老屋外喊声四起，接着大院里也传来了喧嚣之声，继而整个唐家新院老屋喊声一片，火把晃动，恶犬狂吠。

汤显祖低声对邱乐天说：“邱兄，快走！”

二人轻轻落地后，纵身上了墙头。一个黑影随之跟着纵身跃上墙头，手中的快刀似一团白光把汤显祖罩住。汤显祖看清了来人正是唐家的张大管家，就用手中的纸扇左遮右挡上点下击，招招直攻张管家的要命之处。邱乐天见家丁从四面八方朝这边围了过来，心里不由得急了，右手一扬，说声“看镖！”张管家闻声，忙收刀去挡，邱乐天趁机拉起汤显祖，飞鸟般掠过墙头。

大管家并没见有真镖飞来，知道是上了当，大声叫道：“老爷，我看清了，刺客正是那个救人的游学先生！”

这时候，道长下身血糊糊的，躺在地上痛得全身不停地扭动，口里不停地叫着：“把贫道的命根给毁了呀！如何了得！哎哟——”

唐员外气急败坏地发号施令：“快给老子去追！”

汤显祖与邱乐天如飞般到了寨外树林子里。随后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消失在暗夜里。

2

清晨，县衙门前的空坪里，就已经有了不少人在等候。忽地，从内衙里传来“梆，梆，梆”七下梆声。宅门、穿堂门、仪门、大门处当值的衙役就次第敲响了梆子。

有懂得衙门规矩的人说：“衙里响头梆，老爷快要升堂了。”

空坪上人群些微骚动。前来县衙门告状的人们按先来后到的顺序，自觉在调整队形。

一会儿，衙门内又响了五下梆声，就见衙役依次把门打开。

一个衙役把一块写有“听审”二字的牌子朝大门旁一立，大声地喊：“诉讼人等，排队进来，不得喧哗。捣乱者，乱棍轰出！”

众人便跟着衙役来到大堂下的月台上等候。俄顷，内衙又传来三下梆声，衙门里一应公干人物，个个在各自位置上肃立。前来诉讼的当事人则全体跪下。

“梆——”内衙传来一下梆声，大堂衙役马上擂响堂鼓：“咚！咚！咚！”

大堂两侧皂隶齐声吆喝：“开——堂——啰——”

鼓声震耳，吼声威严，皂隶肃立。汤显祖身着官服从仪门进入大堂的公案后落座，鼓声和吆喝声骤停。

汤显祖把惊堂木一拍：“诸位，今天是本官听审日，民事纠纷、劣迹举报、申冤鸣屈，本官一概受理之，尔等听宣后，轮流次第诉来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众人齐答：“小民明白。”

师爷清清嗓子：“张三毛上堂——”

名叫张三毛的上堂下跪，双手捧一张状纸：“小民张三毛，有状纸呈上。”

师爷上前把状纸接过，递给汤显祖。

汤显祖将状纸快速浏览了一遍，问：“张三毛，你要告谁？”

张三毛说：“大人在上，小民告的是本人邻居。”

汤显祖说：“所告何事？据实禀告，不得有失实之词。”

张三毛说：“禀大人，小民住县府前街，隔壁邻居两口不和，白天吵闹还可容忍，可恼的是半夜三更里常打闹哭嚷，闹得四邻不得安宁。小民实在受不了，请大人把这两口儿捉来县衙处理。”

汤显祖笑了笑说：“张三毛，你是告邻居两口爱吵架，使你不得安宁是吗？”

张三毛说：“正是。”

汤显祖握笔探墨，把状纸铺开，边念边写：

夫妻争吵，常事。

睦邻劝和，好事。

不劝而告，生事。

本官不准，省事！”

念完写毕，汤显祖把笔一搁，把状纸朝张三毛一丢：“邻里相处，以和为贵。你去吧！”

张三接过状纸，讪讪离去。

众人都认为汤县令判得快，判得准，互竖拇指，齐声叫好，以为乐事。

汤显祖拍了一下惊堂木，扫一眼大堂台下的众人，叫声：“肃静！”眼睛扫过众人。

师爷宣：“下一个，牛五——”

牛五一跛一瘸出列，上前几步跪下：“青天老爷，小民牛五有状要告。”

汤显祖猛然想起一个人来，眉毛一拧，问道：“状纸呢？”

跛子牛五从怀里掏了一份皱巴巴的状纸，师爷接过呈给汤显祖。汤显祖皱着

牡丹亭 外传

眉头一边把状纸展开一边问：“牛五，三个月前你贩卖假酒，被人举报，罚你带枷站笼三天，感觉可好？”

牛五表情尴尬地说：“老爷好记性，小民确实犯过事，但现今已经改邪归正了。”

汤显祖说：“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本官唯愿你吸取教训，本分做人。”忽地他眼睛一瞪，把状纸拿在手里抖了抖，厉声呵斥：“牛五，你这状纸为何不具名？”

牛五磕头如捣蒜，颤颤地说：“老爷，状子是一个不相识的人托小民递进来的。小民大字不识，不晓得他这状纸上具没具名？”

汤显祖问：“要你递状的人现今在哪里？”

牛五回答：“老爷，那人给了小的一两银子，便骑马走了，小民不知道去了哪里。”

“来人！”汤显祖把状纸一丢，“将状子当堂给我烧掉！”

一皂隶应声接过状纸，用火石敲打了几下，状纸被点燃，俄顷化为灰烬。

汤显祖朗声宣布：“大明朝律法严禁匿名告状，对匿名状子，要当堂烧毁，对匿名告状之人，一经查出，严刑处之。”

牛五伏在地下浑身发抖战战兢兢地说：“老爷，小民是被人要了，小民冤枉，请大人开恩啊。”

汤显祖从案桌签筒里抽一根火签，往地上一丢：“来人，依大明律，递送匿名状进衙门，杖责八十。牛五见钱眼开，贪利代呈，本当重责，姑念牛五大字不识，被人利用，且有悔过之意，权且杖责四十大板，以示警戒！”

四个皂隶上前把牛五摁倒在地，一顿大板，打得牛五喊爹叫娘。

“牛五，你知错吗？”汤显祖厉声问。

牛五声音颤抖着回答：“哎哟，小民知错。”

汤显祖吩咐：“把他抬下去，叫徐先生给上些创伤药，然后送回家去。”

两个皂隶用块门板，把牛五抬去上创伤药。

汤显祖初到遂昌时，地方并不安定，百姓颇受盗贼之苦，因此严惩盗首十多人。他既重治安整治，又重感化教育，特邀名医何晓为幕宾，遇百姓打架斗殴，先令何晓治伤，然后审案；遇囚犯患病，常自己出钱，请何晓买药治之；偶遇审案用刑致人受伤，立命何晓上药；还别出心裁，除夕亲临监狱，让非重刑囚犯回家过年，与亲人团聚，到正月初四，囚犯都能按时回狱，个个父兄陪送，甘心服刑；元宵，则组织囚犯上河桥，到本是官眷赏灯之所处观灯，体会“绕县笙歌”的欢庆景象，使囚犯在良辰美景下增加改过决心。由于以德行法，宽严相济，遂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，呈现出了一片升平景象。

汤显祖正要传问下一个，二和急急地从衙内后院闯进大堂，附耳低声告知：“老爷，冯小姐不见了！”

冯显祖“腾”地站起，问：“不是说好了要来鸣鼓申冤的吗？”

二和回答：“小的按老爷的吩咐赶到客栈去接冯小姐，店老板说冯小姐一清早就挽了个包，雇一架马车走了。”

汤显急了，说：“糟啦，她可是本官要办的重案的知情人啊！”

大堂里除了汤显祖与二和，所有其他人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愣愣地看着汤显祖一副焦急的样子。

汤显祖对立在一侧的县丞说：“陈大人，下面的诉讼就请你代劳主持吧。”他起身对大堂里前来诉讼的人说，“诸位听好了，本官有急事要办，现由二堂县丞大人审理，你等冤情屈辱，大可如实诉讼。”

汤显祖招呼好审讯事，便与二和匆匆出了衙门，早有衙役和官轿在衙门外等候。衙役敲响铜锣，“咣——”的一声，口里喊着：“老爷出巡啦——”

汤显祖又好气又好笑，指责衙役不该敲锣，并叫他们回去。

衙役们不愿离去，汤显祖有些生气了：“叫你们不要跟着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二和低声提醒汤显祖：“老爷，怪不得他们，你是官服在身，外出公干的样子，他们能不跟着吗？”

汤显祖往自己身上看看，笑了：“二和，我先回屋去换件衣服，正好把邱兄叫醒，与我一同前去。”

二和质疑：“老爷，我们去哪里？”

汤显祖说：“去找冯小姐呀。她一个小女子能走多远！”

一阵喧哗声传了过来，汤显祖与二和扭头一看，是唐家寨的唐员外领着张管家和家丁直往衙门奔来。

汤显祖对二和说：“唐员外找上门了，得先避开他，免受纠缠耽误时间。”

汤显祖拉着二和快步往衙门后院走去。

唐员外老远就认出了汤显祖的背影，大声地叫：“县官大人，且请留步！”

汤显祖装作没听见，不回头，不答理，若无其事直往后院门奔去。

张管家快步如飞，欲截住汤显祖，边追边喊：“大人，我家老爷请你留步。”

汤显祖急忙对后院守门衙役交代说有急事，暂不见客。

汤显祖和二和闪身进了后院。张管家无奈，只好等着唐员外。一千人赶到，唐员外领着人要进后衙，衙役“砰”的一声关紧了门，朝门外送出话来：“我家大人有话，因需处理急事，暂不见客，请回吧！”

唐员外气咻咻地说：“不见客？你去通报你家老爷，就说是唐家寨员外唐不行前来见他！”

衙役回答：“唐老爷，大人一到遂昌任职，就对衙门一千差役有过交代，不论是皇亲国戚，还是地方豪族，来县衙叙私谊，概于公堂上见。”

唐员外虽说还并未见过该县令其人，但却听人说起过这个县令的脾气和禀

牡丹亭 外传

性。知道这个县令祖籍临川，从小聪明好学，二十一岁时就高中举人，按照才学，在仕途上本可望拾青紫如草芥，但是，他洁身自好，不肯依附权贵，因此虽博学多才，却直到三十四岁才中进士。也听说过该县令憎恶官场腐败习气，曾经两次严词拒绝宰相张居正的招揽，后又拒绝宰相张四维、申时行许以翰林的地位拉他人幕。万历十九年，目睹官僚腐败，他愤而上《论辅臣科臣疏》，弹劾大学士申时行，并抨击朝政，触怒了皇上，才被贬为雷州半岛徐闻县的典史，现时刚被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不久。这个县令虽说仕途不畅，却以高尚的人格和纯洁的操守，得到海内人士的称赞。

对这样一个县令，唐员外自然不敢唐突轻视，但也暗自嘲笑他迂腐死板，在心里想：难怪你汤大人到地方数月了，一直神龙不见首尾。哼，咱们走着瞧吧！表面却不露声色，只是轻声吩咐张管家：“你马上领人去城里城外搜，看冯小青能走多远？”

张管家答应着。

唐员外说：“听说临川才子汤义仍的《荆钗记》在太平戏馆正演得红火，我先去看戏。一有消息你们就到戏馆里来找我。”

张管家讨好地说：“老爷好雅兴，写戏文的人要是知道了有老爷你这等戏迷，他不乐死才怪。”

唐员外笑道：“哈哈，老夫曾经看过汤义仍的《紫箫记》，戏文写得真是好！这普天下写戏的，我还就是服了他汤义仍，爱听他的戏，爱见他戏里的美人儿。你们快去办事，不把人给我找到，小心老子打断你们的狗腿！”

张管家诺诺连声，领着一干人找人去了。

此时，汤显祖与二和越过了后院，进入内庭。

吩咐二和：“我先去换身衣服，你去把邱大人叫醒。”

二和走到邱乐天睡觉的客房，轻轻敲了敲门，叫道：“邱爷，你醒了吗？”

客房里没动静。

二和把门敲得重了一些，边敲边叫：“邱爷，邱爷，你睡醒了吗？老爷请你呢。”

听客房里仍然寂静无声，二和试着轻轻推推门，门竟然开了。二和就迈进房门，走近床边，低头一看，床上的被子原封不动，根本没人。二和很是吃惊，四处查看，只看见了桌上有一张字条。

这时候，换好了便服仍然是一副游学先生打扮的汤显祖信步走进客房。

正要看字条的二和一见汤显祖，慌忙报告说邱大人并没睡在房间里。

汤显祖一听就急了？

二和说：“小的也正纳闷儿，今清晨你们回来，明明是小的送他进房的，说好了中午才来叫醒他。谁知他根本就没上床，人也不知去向了。老爷你看，他只